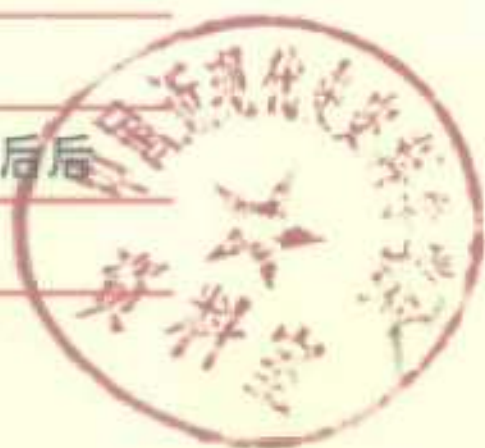


16

- 镇嵩军纪事
- 一位中国将军在美国
- 忆联合国初建时
- 马振抚中学事件的前前后后
- 大水中的两个日夜



河南文史资料

1996 1

总第 57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河南

HENAN

文史资料

WENSHI ZILIAO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1996 1

(总第 57 辑)

河南文史资料

季刊

2A82/60

烽火岁月	镇嵩军纪事	骆永亮	4
	抗战八年的回忆	刘茂恩	23
	原侵华日军官兵的忏悔	张访朋	39
中原人物	我的二伯父袁克文的一生	袁家宾	48
	我所了解的刘汝珍	杨鸿儒	63
	一位中国将军在美国（上）	涂心圆	72
	爱国志士楚博	王永川	111
	戏剧教育家陈治策	陈积民	114
	山大副校长张滨黄	张绳武	118
	忆学友胡思庸	张鸣铎	125
忆联合国初建时		马 旬	131
七五八洪灾	泌阳抗洪救灾记	朱永朝	136
	大水中的两个日夜	司同举	148
	死里逃生	宋桂兰	153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

校 园 忆 往	忆中央军校洛阳分校	李健人	156
	鲁苏豫皖边区政治学院同学录序	马元材	166
	鲁苏皖豫边区学院记事	郑克家	168
	抗战后期河南大学的两次搬迁	李秉德	175
	上蔡早期乡村小学	尚景熙	181
	马振抚中学事件的前前后后	罗长奇 杨天成	186
抗战胜利后的《洛阳日报》			刘梦成 198
社 会 百 态	游百门泉记	陈嘉桓	207
	重修饿夫墓记	陈嘉桓	210
	建国初期禁烟禁毒斗争的片断回忆	刘吉昌	212
	消灭丝虫病记	刘明伦	216
质疑·订正·补充			220
补 白	从县太爷到京剧大师(22)	李根源游汴梁(117)	
	阎子千智救王国华(130)	夏馆大逮捕轶事(147)	
	一斧扬名的乾盛俊鞋店(165)	马可编演《马百计》(197)	

镇嵩军纪事

骆永亮

《河南文史资料》第2辑中的尹文堂的《镇嵩军始末》一文，记述翔实。笔者在镇嵩军部队工作过，现仅就自己所见所闻有关镇嵩军的一些情况，特别着重于王振、万选才两部的情况叙述于下。

上 陕 西

镇嵩军原属民初陕西军政府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张钫部，所以豫西人特别是我们卢氏人，酒后饭余，每次谈起镇嵩军或其首领刘镇华时，都很自然地涉及张伯英（张钫的字）其人。以后刘镇华带着镇嵩军到陕西后逐步发展壮大，独树一帜，还当了多年省长、督军。卢氏由于地理和历史渊源，就有不少人当了他的文武官吏，如厅长、旅长、团长、县长、局长等。其中有些人竟发了大财，衣锦荣归，炫耀乡里，由此也就引起了一般乡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向往，动辄言“上陕西”。上陕西就意味着作为兴家立业、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。笔者少年时逃学投入镇嵩军，就是为了达到“上陕西”的目的。

柴云升、王振退居卢氏情况

1925年的胡（景翼）憨（玉琨）战争，镇嵩军失败后，该部

第一师师长柴云升率部退经卢氏，除给养就地征发外，因其部队中有不少是本乡人，故尚未扰及地方，然而柴还是设法敲了一笔竹杠。他以请客为名，邀请城乡一些富户、殷商如殷老二、韩老六、刘玉圃、李鸿丁等十余人到师部，一律软禁起来，说是军饷困难，向大家借点钱，有借必还，并限期交钱两交。因事出突然，这些人虽然有些家底，但马上要拿出一大批银元，还是不能一蹴而就的。这些财神、大亨们惶惶然如坐针毡，只得托亲友设法搜罗，经过讨价还价，才勉强凑个不相上下的数目，交钱放人。结果，每人被勒索了一千至数千元不等，只得自认倒霉。他们大骂柴云升太不讲人情。

柴去不久，镇嵩军豫陕甘剿匪第三旅王振部又退居卢氏。王振又称王老五，是豫西人熟知的一个大杆子头目。此时他的人马虽然打着镇嵩军的招牌，依然匪性未改。但有些土豪劣绅为了巴结这些官匪头目，除逢年过节赠送各种礼物外，还召开什么歌功颂德一类的大会，他们穿着长袍马褂，带着乐队，锣鼓喧天，高擎着所谓“万民伞”、“旌功旗”等献给这些头目。双方大摆筵席，互相吹捧，丑态百出。

当时军队编制简略，一个团部除团长、团附外，下设少校级军需官、军医官、书记官各一员，配属书记和司书（统称师爷）二三人不等。团长对书记官、师爷们都另眼看待，食则同食，出则偕骑，对书记官的话，则言听计从，嘘寒问暖，送些做衣服或零用的钱，待之如清代的幕府、县衙门的红笔师爷那样。柴云升在卢氏，仰慕本地书法家任彭令的为人，引之为书记官。

王振在卢氏不到一年，横征暴敛、竭泽而渔，不但要粮、要钱、要枪还要人。卢氏地瘠民贫，平时民食多以秋粮（玉谷、豆类等杂粮）为主食，即富有之家，也是秋夏（小麦）参半而食，但

供给他们的军食却是小麦或面粉。地方经办人员也狐假虎威，层层盘剥，从中渔利。自镇嵩军失败后，军队本身已没有什么“后勤”供给制度，一切柴粮、行李的转运，都要拉夫或派差为其输送。人夫车马络绎于途，而乡、保、甲长们又与之上下共手，中饱私囊，民不堪其苦。镇嵩军一般营长以上都吸鸦片，甚至士兵也有吸的。时人有称王振部队每人有两杆枪，即枪杆子、烟杆子。他们为了扩充实力，又大肆招兵买马。王振部团的番号虽多，但充其量不过四五千入，如住杜关镇的郝振江骑兵团无马，只有第一、第二营两个营的番号，约五六百人，尚缺第三营，后由当地团绅骆永柱带领人枪 200 余补其缺，并当了营长。又如驻官道口镇的徐鹏云的炮兵团无炮，驻范蠡镇的张得胜团和驻栾川镇的姜明玉团，虽实力较强，但也只是相对而言。其余驻城厢的史青山团、谭团等，都是有名无实。还有李某的手榴弹团：连手榴弹也寥寥无几。至于其他什么补充营、徒手营等种种番号就更多了。这些乌合之众，其中有的是到处裹胁来的，有的本来就是惯匪、偷盗之徒，有的则是骗碗饭吃而已。及至王振离卢，有的跟着走了，有的中途即作鸟兽散，或重操旧业去当山大王，或自动回家。凡是跟着他们走了的人，其中有的积累一点所谓汗马功劳，当兵的变成了官，当官的就爬得更高，回到家来，神气十足，吓吓老百姓，成了官匪。但好景不长，后来随着部队一律被淘汰了。

卢氏地处豫西边陲，山多地广，西接陕境，北邻洛（阳）潼（关）大道，每次军阀混战皆为内外盗匪遁逃之藪。特别是镇嵩军溃败麇集于此，希图再起，本地人当兵的很多，胜即远颺，败则回家，因之遗落在地方的武器很多，几乎家家有兵，户户有枪，当时号有兵多、枪多、匪多“三多”之称。后来又添了一多，即鸦片多。盖以卢氏曾广植鸦片，这样更为兵、匪垂涎盘踞之所，从

而也就助长了地方的动乱，形成地方武装割据的局面。枪杆子就是他们的护身符，一个乡、区长或地方豪绅，出则兵马成群，前呼后拥，俨然一方土皇帝。综其枪械来源有三：一是散兵游勇遗留下来的，一是当兵人带回家的，一是有钱人自购的。此地民风强悍，杀人越货之事层出不穷，这和地方团绅养匪纵匪是分不开的。如南山的大土豪徐家、北山的车万华等，他们聚聚鹰犬，率皆有枪千数百支，甚至连妇女也会射击。在其家园依山筑寨，凿崖为甬，高屋建瓴，可与官军和股匪相抗衡。1934年巨匪刘桂棠（黑七）以5000余众围攻卢氏城，城内男女老幼守望相助，以家中仅有的枪支、土炮和刀棒、煤油、石块等为武器，与之奋战，坚守达三昼夜之久，匪遗尸遍野，卒未得逞。即王振等这些巨匪，亦慑于地方武力坚强，避免与之冲突。豪绅们则以其身家性命财产所在地之故，同样不愿与之敌，彼此互相利用，猫鼠同眠，倒霉的还是善良的老百姓。卢氏过去兵连祸结，镇嵩军实不能辞其咎。

围攻西安和撤退

1926年3月，王振奉调出山打国民二军，在灵宝、陕县间缴获的武器较镇嵩军其他部队多，仅张得胜旅的郝振江团就增加了手、步枪2000余支，且比他们原有枪械精良得多。因王振实力突增，也就桀骜不驯，大有尾大不掉之势。他于获胜后，不是整装待发，准备西追，而是逗留陕县嫖赌玩乐，缓缓其行。镇嵩军围攻西安战斗紧急关头时，第一混成旅第二团团团长郝振江诈称有病要赴北京治疗，旅长张得胜报请刘镇华批示，刘不同意，郝竟置之不理，愤然而去，月余始归。这在无形中就播下了张得胜后来消灭自己的种子。

第四师除在咸阳方面部队外，参加围西安的有张得胜旅，与第一师第一混成旅万选才部联防，部署在大柏杨、方村之线，担任北面攻城任务。这时王振已是第四师师长，张得胜是第一混成旅旅长，其余各有升迁，将骄卒惰，纪律荡然。如第一混成旅第二团有个勤务兵段某骑马前往十里铺送信途中，时值炎日当空，遇一老嫗偕一少妇（似婆媳关系）怀抱婴儿迎面而来。该兵色胆包天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意欲强奸，纠缠不休，并举手枪相威胁。老嫗迫不得已，以目示意该妇屈从，老嫗接过婴儿，抱着先走了。该兵将要动手，因空旷的大道，没有拴马处，竟异想天开地把马缰绳绑在他自己的脚踝上。幸而该少妇束的是红裤带，在挣扎解脱间，马蓦地见红带子受惊，狂奔起来，卒将该兵拖死。

更有一点为一般人所罕知，就是有些攻城部队把长安城内一些银行、仓库和大商号等所在地都打听清楚，写好许多封条，准备一旦城破，抢先张贴，以便大肆掠夺。幸而西安解围，否则如果城破，则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就不堪设想了。

攻城多在半夜或拂晓前后，在炽盛火力支援下，由敢死队率先架云梯爬城，后续部队接踵蜂拥而上，城上守兵则俯瞰狙击，致死伤累累。到了战争末期，守城部队固然精疲力竭，几不可支，而攻方亦因旷日持久，疲兵坚城之下，也成强弩之末。因此以后攻击时，营长以上多在后方观战，驱使士兵向前。只闻枪炮声、喧闹声、呐喊声，硝烟弥漫，好象是在冲锋陷阵，实际上是虚张声势。一到天亮，枪声顿息，霎那间战场又风平浪静，该吸鸦片的吸鸦片，该赌博的赌博，竟成了家常便饭。随着时日的推移，战壕越筑越宽，而戒备却越来越松弛。城上城下喊话声，小贩叫卖声，熙熙攘攘，战场变成了商场。城内有个别守兵携械偷出投诚的，皆鸠形鹄面，步履维艰。也有难民越过防线向外逃走的，青

年妇女也有被奸污的。种种情况，不一而足。刘镇华虽三令五申予以禁止，但谁都不理会他。

当时民谣云：“苟咬麻绳断，李杨二虎（指李虎臣、杨虎城）守长安，要得长安开，八个铁牛攻四关。”据有人解释：苟师长打败了麻师长（老九），过去应验了，八个铁牛攻四关，则无从解谜。

围城将近八个月之久，刘镇华对外封锁消息甚严，及冯玉祥军队到达陕西，围城部队尚无所知。11月的一天，第二团团长郝振江由旅部开会匆匆回来说，我团另有任务，要开到斗门镇。及至到达后，闻何寨方向有枪声，听当地人说，前方有敌人，这才恍然大悟。次日即奉命又开回原防。

镇嵩军于11月17日晚仓皇从西安撤围，一部退向商南、雒南（今洛南），大部（包括张得胜部）沿西安、潼关大道东退，狼奔豕突，溃不成军。沿途人民坚壁清野，寨门紧闭，在上边架起枪炮，矛戈林立，男女老幼环集，皆作防御态势，并在山径小道、丛林、坎地隐蔽处，设防伏击。这样，后卫部队和落伍的散兵，被杀伤或被抢去财物的为数不少。一般认为城内守兵杨虎城、李虎臣两部合起来不足万人，因围城已久，军食匮乏，不打死也必饿死，城破只是时间问题。那些攀附官吏的亲朋故旧，都相继来陕，重温过去刘镇华统治陕西时代的旧梦，只待城开得胜时，好弄得一官半职，或做点生意发些财。詎料兵败后也被卷入漩涡，落个“捉鸡不成反蚀米”。溃军退经华阴县时，又遭到叛军麻老九（振武，原陕军）的堵击。另一部沿华山山麓绕道潼关东走，于12月初先后回踞卢氏、灵宝等地区。第一混成旅驻灵宝西岸村一带，因其一度投奉，奉方曾派员来检阅部队，发给奉天厂造的面粉一批，由旅参谋长吴璧克陪同招待。他们这次虽然败归，但依旧作福作威，所不同的，过去是以战胜者姿态，浩浩荡荡地长驱入关，

今天却是断羽而归，成了惊弓之鸟，益发遭到地方民众的蔑视。第一混成旅旅长郝振江为了自我解嘲，在致其乡里临汝士绅的信中说：“此次返旆东还，虽非战罪，然仍无面目以见乡亲父老……”而以项羽自况。

1927年夏初，镇嵩军移驻临汝、郟县一带。这些地方原是他们的老巢，民情素称强悍，过去他们打家劫舍，互相兼并，与地方武装组织都结下不同程度的仇怨。昔日流寇，今日高官，权柄在操，于是打摩（仇杀）的事件时有所闻。张得胜等虽屡令其部属捐弃前嫌夙怨，不要报复，但命令的墨迹未干，却枪杀其宿敌大团绅董克亮。头头尚且如此，遑论其他。

张得胜、王振之死

1927年冬刘镇华投冯玉祥后，调防杞县城乡和陇海线一带。其时，张得胜是第二军军长，到开封晋见冯玉祥，即被枪决（一说是活埋）。刘镇华总部在考城郊区以召集营长以上会议为名，将张之部下全部扣留，除兵拨入他部外，官佐予以资遣（每人发给银元五元），并在穿的棉衣背上加盖“退伍”二字。第三师师长郝振江等在开封玩乐，闻讯渡河逃往山西平陆寓所（其妻是被掳的邓县民女）。

万选才原属镇嵩军第一师柴云升部，其属下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，还可以称做军队。而王振时官时匪，本是乌合之众。所以就军纪而言，万比王的部队略胜一筹。就亲疏而言，刘茂恩是刘镇华之弟，而万选才为杂牌，王与万比，又是杂牌的杂牌。自王振、张得胜等的实力膨胀后，更加暴戾恣睢，依然土匪作风，在刘镇华投冯之初，大有危及刘的宝座之可能，第三军军长姜明玉的叛变，就是前车之鉴。可见张得胜之死，自有其前因后果。

1930年阎冯蒋中原大战时，王振复出，纠集旧部和流寇数千人，经阎、冯委以总指挥名义，参加津浦路作战。战事结束后，王被蒋军师长萧之楚诱捕枪决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

渡河北伐

1928年“二次北伐”时，刘镇华部编为第一、第四两军，由万选才、刘茂恩分任军长。万部是经长垣抵达濮阳，与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孙魁元（殿英）部在佛堂一带对峙，只有零星接触，并未真打。因孙、万既是河南同乡，又是当年匪友，二人书信往来，称兄道弟，信由战场上步三团团长宋照奎（原万的参谋长）传递。孙部北撤后，万部即经临清、武城、枣强、衡水、武强、饶阳、文安至杨柳青。先头部队宋天才旅经天津、塘沽进抵宁河县。

1928年底，蒋介石将第一、第四两军缩编为暂编第十九、第二十两师，万选才、刘茂恩分任师长。万师辖三个旅，每旅两个团，第七旅旅长李兴斋，第八旅旅长宋天才，第九旅旅长万殿尊。师直属机炮团团长杨干臣。师部驻保定，部队先后驻防保定、雄县、文安、霸县、大城、胜坊等处整训。以后虽番号屡有变更，员额时有增减，直至中原大战时，招兵买马，号称四五万之众，但始终是以这三个旅为基干力量，遂成为几经精简筛选、训练有素、能征惯战的劲旅。

1929年，蒋介石派刘镇华为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，所辖的两个师改称暂编第三、第四师。两师奉蒋介石之命南调返豫，在陇海线和密县、登封一带打冯手下之宋哲元部。宋败西退，两师又先后追至豫、陕边境而返。万部回驻洛（阳）巩（县）沿线和宜阳地区。

万选才之死

1930年中原大战时，万选才经阎、冯委为第六路总指挥兼河南省主席，位高兵众，位在刘茂恩之上。万死后，天津《大公报》曾有这样的评论：“万选才由师长而军长，而总指挥而主席，自觉踌躇满志，大有不可一世之概，忽而高唱鸣空，忽而断弦绝响。”在刘镇华兄弟心目中，今日之万选才更甚于昔日的张得胜，势不两立，对之嫉恨益甚。大战初，万部在民权、柳河一带损失惨重。5月中旬一天下午，万戴呢礼帽，穿蓝色中山装，骑大马，随卢天福团等候调动休整，经宁陵县城时，进城去看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，被刘将其扣留献蒋。阎、冯败后，蒋介石将万枪决于南京钟山山下。

先是万殿尊被俘经释归传达蒋方意图说，如万部能倒戈南投，蒋方仍保留其本兼各职不变云云。这一企图所以未能实现：固然由于代主席李纯如（筱兰）的恋栈，从中作梗，但完全归咎于他，也是不公正的。当时掌握兵权具有影响力的高级将领，都是万的嫡系，如代总指挥石振清（外号石老婆）、师长宋天才等并非全不知情，一方面认为李也是万的同乡和亲信（原是师部军法处长），不会倒万，未识破其意在窃位；另一方面，他们根本没有救万投蒋的打算。如当时宋天才和团长卢天福等曾派团政训员龚某等，赴南京通过素所熟悉的渠道见何应钦后，他们回报和万殿尊所说的话并无二致。但石、宋等既无任何行动，又未表态，即其明证。又如万被扣后，宋的参谋处长郑宝钟（黄埔军校四期生），被人告发他和一个连长密谋欲将该连队伍拉走投蒋，未经详查，竟在旅长韩文英极力主张、团长卢天福和宋天才同意下，将郑拘留，在解送师部途中，乘其不备，向背上连击数枪，将郑打死。种种

迹象都显示他们不愿投蒋，总认为阎、冯必胜而蒋必败，万早晚会被放出来。这种主观想法，不只是他们，反蒋在当时也是官兵们的普遍心理。而产生这种心理，有几个主客观原因：1、官兵心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南北界限，近阎、冯而疏蒋，并常传闻蒋介石说过，北方军队能吃苦耐劳，南方部队没有钱就不行。大家听说都很气愤，认为这是对北方减发军饷的借口。2、鹿钟麟等高级将领对部队讲话，常斥责南京政府奢侈腐败。如说宋美龄用牛奶、香水洗澡，一双船袜品鞋子要花几百美元等等，这都给官兵们留下深刻印象，起了一定程度的仇蒋作用。3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军事力量。认为北方军队能打仗，如侈谈西北军（对冯部队习惯称呼）大刀队白天冲锋，黑夜摸营，如何地厉害，把蒋的王牌军张治中、冯轶裴等教导师都打得落花流水，连南京军校学生和宪兵都调到前线来了等等。因而得出阎、冯必胜而蒋必败的结论。凡此种种都无形中抑制了万部官兵的离心力。及至张学良通电主和并出兵进关，战局急转直下，阎、冯垮台，大家都大吃一惊，恍然大悟，认识到自己太不懂得政治了。于是又有人传说，蒋使张群、熊式辉等到东北游说张学良，动辄花数千百万元运动费，连张的左右人都被买通了，而阎、冯派去游说的使者，连应酬费都出不起，这怎样行呢？所以又归结为中原大战“非战之罪也”，是钱打的，不是人打的。

陆军第七十五师的变迁

万选才被扣后，该部中上级官佐义愤填膺，大有与刘氏不共戴天之势。同时部队顿觉群龙无首，前途未卜，深怀疑惧，既怕冯胜将来不信于冯，又恐蒋胜将来不容于蒋。战后，幸而第二十路总指挥张钫收编万的所有部队，其中较为正规并有实力的首推

宋天才师。此时大家才定下心来。张钫是军政耆宿，乡望甚隆，与河南各方面部队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。点编后，张钫任宋为第三十二军军长，辖三个师：第一师师长韩文英，第二师师长史克勤，第三师师长王凌云（万收编的地方团队）。不久，第二十路部队整编为两个师：第七十六师师长张自兼，王凌云调任该师旅长；宋任第七十五师师长，副师长韩文英兼，参谋长李雅光（继任的有宋照奎、李国屏、刘存忠、陈应瑞、崔广森）。下辖第二二三、第二二四两个旅，由韩、史分任旅长，每旅两个团，团长由李金来、张敬亭、卢天福、殷全胜充任（继任的有张鸿钧、水清浚、焦克功、张耀曾等）。从此该部正式编入蒋军系统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。1938年夏始划归第一〇〇军战斗序列。

1930年第七十五师驻防汝南、新蔡整训，1931年移防南阳、叶县、方城、高县一带，1932年至1933年移驻潢川、商城与红军作战，活动于泼陂河、钟寨、殷家汇、苏仙石地区。1932年6月，红四方面军发起潢（川）光（山）战役，向钟寨以北袭击，全歼第四五〇团，团长殷全胜和指挥该团的师参谋长李雅光均被俘。红军越过钟寨直向潢川方向挺进，独守钟寨的营长段金亭坚持不退，旋红军自动撤回，段因有功升了团长。

1933年，第七十五师扩编为三旅制，资历最深的团长卢天福升任第二二五旅旅长。段金亭、丁玉卿分任团长（继任的有金绍文、程道荣、张灵修、张耀曾等），移防江西黎川、临川及福建将乐一带。1935年第二二五旅撤销，改为师直属的独立团。1936年独立团撤销，卢调师部为步兵指挥官，此时部队调往闽北地区，师部驻建瓯。同年6月，陈济棠等通电反蒋，该师奉令打陈。部队冒着酷暑，以隐蔽行动急行军的速度，取道山径小道，经清流、宁洋、漳平、华安之线到达漳州集中。不久陈等垮台，该师即留驻

漳州，担任海澄、云霄、漳浦、诏安沿海防务。

1932年起，营以上单位，普设政治训练员（营为上尉级，团为少校级，师设政治处，处主任为上校级），多为黄埔军校三、四、五期生。起初官兵目之为间谍、侦探，或称为卖狗皮膏药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。但随着时日的推移，大家却相处甚得，彼此界线逐渐淡薄。如师自动保荐师政治处主任范宏亮（山西人，黄埔军校三期生）任第二二三旅旅长，后又调为副师长，大家都无异言。他们对全师了如指掌，且部队大多是行伍出身，能吃苦耐劳，思想简单，习惯于封建家长式的驾驭方式，上令下行，纪律尚好，战斗力较强。部卒都是豫西人，其中十之八九又是嵩县人，久历戎行，成为职业军人。他们回家既无事可干，外面又无人事关系可以另谋出路，就皆以部队为家，有的离开部队后又回来了。横竖吃饭不成问题，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，所以内部没有什么派系之间的矛盾。大家因非蒋嫡系部队，也有自知之明，尚能小心谨慎，没有出什么大乱子。所以虽在势孤兵单的情况下，仍能维持10余年之久。

第七十五师的军费是包干制。当时是由南京直接发给，每月仅10余万元（军粮在外），与嫡系部队待遇相比大有轩輊，官兵生活相当艰苦。武器装备亦未得到补充，甚至还有汉阳造或老式套筒步枪。如1933年驻河南商城余子店时，第四五〇团团长期道荣（收编的官匪）乘旅长卢天福赴商城师部时，杀宋委的营长赵如盘，率部叛变，就是由于不愿过部队的艰苦生活之故。杀赵是为了排除阻力，容易脱离现场，并无其他矛盾。卢天福闻讯赶回，率第四四九团追击至乌龙集（今淮滨县城）赵的老巢附近，他们就化整为零，使卢无法搜剿，空手而返。抗战胜利后，宋的原军需主任杨性亭在天津一个旅社遇见程道荣。他对杨说，抗战时他

当过游击司令。杨问他说：“你过去为什么要拉走队伍呢？宋师长、卢旅长不是对你很好吗？”他说：“实在对不起他们，就是部队太穷，官兵实在受不了。”该师驻福州办事处长张子扬曾发牢骚说：“我们头头（指宋等）都是土包子，关起门来吃红薯，不想一点生财之道。战区长官司令部派员来看部队，临行时我送他旅费 200 元，实在寒碜，然而他还是收了。办交际总是要花钱，而花钱就是为了赚钱，外边局面打不开，光会打仗有什么用呢？用人上只知道在小圈子里兜转，先看是不是嵩县人，更要看是不是田湖（宋之家门）人，最好是对门的、隔壁的人。又不培养人才（指到各军事学校受训），怕出去远走高飞了。可是对外面来的人，就认为远方和尚会念经，怕搞自己的鬼。”这寥寥数语，可概括第七十五师的一个侧面。

时过境迁，宋天才等对当年万选才被杀的愤懑情绪已烟消云散。刘镇华虽早已与第七十五师分道扬镳，但还是要拉拢他，对其团长以上带兵官，仍有书信存问，以示关心。1934 年刘镇华做安徽省政府主席时，函致宋天才保荐县长。宋欣然接受，派其同乡、师部参议田范九前往，被委为旌德县长。旅长卢天福等说，刘镇华仍然没有忘记我们，毕竟是老上司。

闽、浙、赣抗战简记

一、厦门之役：1938 年 2 月初，第七十五师副师长兼第二二三旅旅长韩文英奉令兼代厦门警备司令，率该旅第四四五团（三个营）附炮兵营主力和厦门常备大队共约 2000 余人，担任厦门海防任务。5 月 10 日凌晨 1 时许，在我东北海面发现敌舰悄悄地向我五通海岸线移动，似在侦查登陆点，经我守军狙击，敌即以舰炮还击，相持约一小时余。敌第五舰队第二联合特别陆战队司令